

亞洲文化合作論壇二零零六
公開論壇第九節(十一月十一日上午)
鍾阿城先生演講謄寫文本

因為時間已經不多，所以我會說得比較快一點。我發覺，從九十年代開始，越來越多我們經常稱作的「文化文化」，什麼也要加文化這二字，才合乎主流化。我今天本來的講題是文化不是任何地方都可以反映出來的。譬如英語法語、西班牙語、亞拉伯語，這些文字裡，文化是什麼意思呢？我們中文文化是很明確的，一點也不含糊，所以我希望將此問題提出來，同現代性連繫一起。中國的文化，我們談到「文」，「文」是相對於什麼提出來？是相對於「武」這個字出來。武化是什麼呢？就是如果我力量大，我將你手裡的東西拿走，如食物，我吃，你沒有得吃，沒有什麼道理可言。那這是什麼呢？我並不覺得惡，這是動物的本性來的，「武」這是動物性。對於「武」及動物性來說，中國很久以前便提出來，要「文」這方面的。從歷史文字記載來說，孔子說：作為「祭禮作樂」，「禮」是什麼來的呢？即是面對一個共同資源的時候，我們要有規劃，不可以說沒人吃不到東西。所以「文」呢？說是什麼呢？人與人之間，習俗與習俗，民族與民族，全球一體化的時候，國家與國家，大的地區與大區，南北的關係，應該是「文」而不是「武」，所以，中文在這方面，「文」這個定義是很清楚的。周公「祭禮作樂」，這個「禮」，就是我們面對資源的時候，任何人之間的關係是「文」，或者促成加強這個狀態，叫「禮樂」，講藝術的。因為譬如昨日我們看張導演的電影，張導演的導演，賈導演，那最後半個小時，最少有十分鐘，處於一個狀態，這個狀態並不是平常的狀態。為何呢？因為看到一個藝術，我聽音樂的時候也是這樣的。我們要馬上進行一種的狀態，但是音樂從配音樂來說，仍然給予一種所謂稱作「文」的狀態。那然後就說到，現音樂裡面有「武」這東西，好像當年談及，即是那個稱作，靜生忍，忍甬過度。因為「文」的狀態是違反了我們的動物性，所以你要控制它，控制自己便不大過分。如果你不控制自己的時間，人便會過分。所謂霖雨霏霏，霖雨霏霏即解為沒法完的，控制不到的。所以在那麼早的時間，三千年前的《書經》，我們的祖宗，已經講及中文這方面來說已明確地指出，不但只提出關係應該是「文」，提出為了「文」的狀態的建立是要用藝術來配合。所以孔子那個時代，他經常說：我很久也沒有夢到周公了。我便覺得不是那麼放心，他就表達到有點不開心。因為孔子在公元前五百年左右的時候，是春秋晚期，當時整個社會是個「武化」的社會，誰人的力氣大，實力強的話，便將對方吃了，將他的國家吞併。最後秦始皇統一中國，他是以「武化」來統一的。所以後來學者提出，假如齊國統一中國會怎樣呢？因為齊國由現在的史獻上來看，齊國它的「武化」偏向不嚴重，它的消費文化影響其他國家。譬如說齊王是很喜歡時裝的，有人批評過他為何可以穿這麼漂亮的鞋。齊王說：為何不可？為何不可以穿這麼漂亮的鞋？所以秦始皇的統一，「武化」統一中國，即是用武力來統一，這事件對中國，

對我們的藝術形態影響很大的，一直延續到現在。

好了，再談回孔子，孔子說，為何經常要希望夢到周公？因為他的當代性現代性是一種思考來的，他的思考是退後來思考的，即是我們建立周朝的功臣周公，他提出來就是說「文」，為何我們沒有了「文」呢？所以他讚揚「文」。孔子後來也認為自己是殷商的後代，但是他說，要好像森林那樣有生氣、茂盛，即文化這樣，就好像這樣的東西。他說我是會跟隨周代的制度，即是周公「祭禮作樂」這事宜，亦是反對「武化」。後來歷代的帝王，他們死後都會給他們一個字號，他們會排斥用武來形容他們。又譬如說漢武帝，漢武帝如果知道自己死了之後，人們字號給他為漢武帝的話，他一定會不開心。唐太宗李世民覺得自己快將死的時候，他跟李憲宗這些人說，這個李憲宗這個人在歷史上評價為不好的。他就說：我死了之後，千萬要給我「文」而不要給我「武」。因為唐太宗亦都是負責大統一，民族大融和，那些後人就說他是用武力來達到目的。所以唐太宗李世民是意識到那些人怎樣看他，後代那些後人怎樣看他。所以他特別向那些近臣說：我死了之後千萬不要字號給我是「武」，否則我便會給人毀了。所以歷代的帝王他們在這方面避免「武」，用「武」這個字來描述自己的，是用「文」來描述自己的。

那結果過了大概從周公開始，經過了 4000 年之後，到 30 年前，即是一九六六年。六六年，即是 40 年前，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天安門廣場，天安門城樓上面，有位女子，還未長大，毛澤東就替她帶上臂章，上面寫著紅衛兵。戴的時候，毛澤東就問她：妳叫什麼？叫什麼名字呢？她說：我叫宋彬彬，文質彬彬的彬彬。毛澤東這句說話，第二天就這件事頭版報導向全國宣佈，及公布說他所說的是「武」字。這個對我刺激很大，因為國家的統治是如何呢？最有權力的人是如何做呢？即是說要求這社會「武化」，「武化」一直到今天。這種意識形態，其實是從六六年八月十八日之前，中國已經是「武化」。四九年開始都是「武化」的。不斷地有鬥爭、運動，說階級鬥爭，整個意識形態對於「武化」的意識形態。那發展到現在，先前賈導演都有談到，實際上來說他們這一代人，實際上是在「武化」的國家成長起來，所以是沒有文化的，是沒有文化的。

好了，現在大家都可能有機會到過大陸，你看到人與人那種的關係，都是靠力氣的。譬如說兩輛車碰撞在一起，都是要互鬧的。其實大家都購買了保險，根本並不需要動怒，原因是因為他們有一種「武」的氣質存在著。所以中國當代有權力的人，都有對弱勢的東西，經常想欺負。沒有權力的人，為了得到資源，他們覺得為了要取得資源只可透過「武」這種方式來得到。

為何今天我要特別在這裡談及，即是我們中國其實對於「文」是有明確的定義，人與人的關係應該是「文」，而不是「武」。但是人去到什麼地方，都要客客氣氣，不會吵鬧，這樣才是有文化的人。即是博士所說，屬於有知識的人並不代

表是有文化的人。有時都開玩笑說，可能在人與人的關係裡面，可能是一種「武化」的關係裡面，罵人等。所以文化的「文」字與知識，這兩種事是要分開的。

我覺得在中國的偏遠地區，資源本身並不是太多。在那些地方，人反而是一種文化的關係。大家面對面的時間，就是種文化的關係。反而我們說到在北京、上海、廣州等等這些地方，資源大量聚積的地方，人是很難文化的，即是那些人很難體現出文化。那我現在自己當然要問自己一個問題，孔子在那個時代，他不停的提到「文」「文」「文」，經常都說夢到周公，夢見周公，這個當時是否算作一種當時的現代思想呢？所談及的公元前五百年，是否就是當時的一個主流思想呢？我就在這裡懷疑，在這裡說，文化的等等，或是亞洲的文化。我先前提到只是包括儒家的文明，這種的文化端。它的當代性我想是可以從這一方面去考慮的。好了，我說完了。